

重点阅读

扑进大地母亲的怀抱

——厉彦林散文选《地气》赏析

□许晨



“包粽子、插艾草、赛龙舟”，在大街小巷飘荡着的粽叶芳香里，在城乡百姓开心快乐的“端午节”假期里，我读到了一部名为《地气》的散文选集，感到那样的“天朗气清，惠风和畅”。

一种脚踏实地、亲近母亲的情愫油然而生……

此书的作者是我在《山东文学》工作时的主要作者和文朋诗友。由他精挑细选、人民出版社推出的这部选集，则更加鲜明地彰显了他散文的艺术特色和文本价值。

《地气》一书编为四辑，分别是“乡情如酒”“亲情暖心”“真情在胸”“家国情深”，长短不一，加上自序和跋文，合计70篇作品，可以说经过了精心结构和编辑，形成一个完美的整体组合，犹如一部宏大的交响乐，有序曲、有分乐章，通过呈示、展开、递进达到高潮，起承转合，前后呼应，最后是尾声，余音袅袅。

本书还有一个别出心裁的设计：那就是每篇结尾处均有一个扫描二维码，读者阅完此文，用手机扫一扫就可聆听到配乐朗读。看书看累了，可以闭目养神、屏息静气听一听音乐美文，仿佛神游天上人间，配乐与同篇散文内容相得益彰。或激昂、或委婉、或明快、或绵长，宛如炎热的夏日里迎来了一场清新的细雨，将弥漫在心头的躁动一扫而光，使人好像置身于澎湃的大海边，抑或是空旷的山谷里，深深地吸一口新鲜的空气，仰天长啸一声，感觉到大千世界是这样的美好。这是传统的文学艺术与现代高新科技的双赢结合。

当然，形式为内容服务，外表装潢和制作再漂亮，如果没有丰富多彩、深刻感人的描写与立意，也是徒有其表不足为训的。厉彦林的散文恰到好处地将其统一起来，内外一致，表里如一，达到了形式与内容的高度契合和完美呈现。

优美清新而富有哲理的诗画语言

文学首先是语言的艺术，一部作品拿到手中，读者首先接触到的是语言。厉彦林的散文语言堪称妙笔生花。由于他早年酷爱读书写诗，经受了古今中外经典的滋养和字斟句酌的提炼，加之从

小生长在山村里，热爱父老乡亲 and 故土家园，吸收了许多民间生动的语汇，融会贯通化用在文章里。这就使他磨砺出一支如诗似画的文笔，读者在阅读中如同随着作者的描绘，徐徐展开了一幅具有地域色彩的沂蒙风情画，且从中感悟到人生的种种况味。譬如《撮一把芳香的泥土》：

春天的山村就像处于变声期的孩童，日渐丰满，悄然漂亮，四处散发泥土的清香。夜晚与爹娘拉上半宿呱，像品尝味道醇正的陈酿，甘美香甜，余味悠长；盖着母亲提前晾晒过的被子，只觉得厚厚的、暖暖的，有一股阳光的味道一直暖到心底，滋养着宁静、甜美、温馨的梦想……

因为，主题思想通过语言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才是上佳之作。这样的作品在《地气》文集中，可以说俯拾皆是，琳琅满目。

朴素深切且感人至深的真情抒发

不管是什么体裁的文学作品，都脱不开一个“情”字。爱与死是文学永恒的主题，而其中均润染着深深的感情。具体到散文领域中，尽管有抒情散文、写人记事散文、说理散文之分，但至高境界应该都是“真情实感”。这在厉彦林的散文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地气》四个小辑的题目处处不离“情”字，而所有的文章亦充满了乡情、亲情、友情、爱情，可以说把人间真情抒发得淋漓尽致、感动动天。尤其这种抒情不是虚无缥缈天马行空，而是根植于深厚的土地之中，甚而朴素到土得掉渣，通俗得家长里短，但强烈地引发人们心灵的共鸣。

请看《仰望弯腰驼背的娘》中的这段描述：我第一次听到《烛光里的妈妈》这首歌时，想起娘的腰身变得不再挺拔，禁不住一阵心酸，泪涌眼眶。是啊，时光穿梭，流年飞逝。我的老母亲已经腰弯了、背驼了……弯腰驼背的娘刻满一身辛劳和岁月风霜，已失去了青春风采，却依然是我人生的依靠和灵魂的拐杖。每当清静下来，每当回到村口的时候，我的耳畔就会真真切切地响起娘温馨呼唤，刻骨铭心，绵绵长长……

每每读到这里，眼睛就会不由自主地模糊起来。作者用朴实无华的语句表达了人类最真最美的情感。是啊，不管你是黑眼睛蓝眼睛，还是黄头发黑头发，父母对子女的爱、子女对父母的情，那是最无私最珍贵的。在作者的笔下，父爱重如山，母情深似海，深切震撼着读者的心灵，阅读之后犹似拨动过的琴弦，久久不能平静。

此外，文集中还有描绘真挚爱情的《草戒指》，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人生死相许。还有抒发热爱中华之情的《中国红》，“她是每位中国人心头一团昂扬向上、不熄不灭的火焰。”当然，更多的是浸透在作者骨子里那浓得化不开的乡情，故乡的一缕炊烟、山村的一声犬吠，乡亲的一壶老酒，都让作者情牵梦绕。

脚踏实地又真实生动的生活写照

我与作者都是生活在上世纪50年代的人，读到他讲述乡间岁月的作品，倍感熟悉和亲切。虽说我是在鲁北的一个小城中长大，并不是如他那样从沂蒙山乡走来，可许多亲戚友人均在农村里生活，每到寒暑假，总想着回村里的“老家”。所以，厉彦林笔下那些艰辛而有趣的故事，勾起了我

心中强烈的共鸣，仿佛又回了一趟“老家”。

比如《旱烟袋》中的爷爷挂在嘴上的缕缕青烟；《年夜饺子》里为了吃上包着硬币的水饺，孩子们撑得肚儿圆；以及《自行车》时代谁家拥有一辆“永久”牌，不亚于现在驾驶宝马车的梦想和荣耀。不一而足，活灵活现地描画出一幅幅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民间场景。

这为逝去不远的时代留下了弥足珍贵的记忆，也为后来的人提供了真实生动的生活记录。它不仅仅是怀旧、存念，更为重要的是从艰苦却不失昂扬和温馨的日子里，摄取积极乐观向上向善的精神营养，撷起袖子迈开大步走向远方和未来。

两副笔墨写意境高远的家国情怀

作者是一名来自老革命根据地的作家，耳濡目染先烈抛头颅洒热血打江山的历史，笔下除了“小桥流水人家”似的温馨与亲切，还有“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豪放与担当。在写作以故乡和村庄为题材的散文的同时，他还用深邃的思考和饱满的激情，结合近现代神州大地的风云变幻，以及当代改革开放的壮阔波澜，抒写了一系列关于国家命脉和时代精神的篇章，可谓挥动如椽大笔，描绘热血春秋。

收在《地气》选集中的第四小辑，基本就是此类作品的集中展现。比如《人民》《土地》《故乡》《醒了，中国雄狮》《中国红》等文章，直抒胸臆，气壮山河，读来振奋发愤，荡气回肠。这些史诗般的“大散文”，诠释了作者那渗透在骨子里的红色情结。他不但会用“小桥流水”的笔法，赞美土地故园之情，同时也会用“大江东去”的笔法，写出大气磅礴的文章。就像古代爱国诗人陆游那样，哪怕一介书生身在孤村，犹思报国之心：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

无论哪一种笔墨，呈现在这部文选中都鲜明地表达了厉彦林的文学思考：那就是人啊人，走出乡村走向远方的学生、游子、战士，特别是执政的共产党人，永远要连民心、接地气！这个地气从大处讲，是指从政者心里始终要装着人民，就像古希腊神话中的英雄安泰，依靠大地母亲，方可力大无穷战无不胜。从小处讲，则是一直不要忘记自己的根，站得直，走得正，才不会走岔道、摔跟头。那一条条山村小道、一卷卷沂蒙煎饼，不就是暖人的、养人的地气吗？

蓦地，一个念头如电光石火般闪亮在我的脑海里：捧读欣赏这篇散文选集，宛如扑进大地母亲的怀抱，那么温馨、那么亲切，浑身上下顿时充满了豪情和力量！诚然，世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事情，文章也是如此。相比而言，我更为喜爱文集中那些“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的乡情篇章，希望作者多写这样的作品，更有特色，更加感人。走笔至此，意犹未尽，不由得再次打开手机扫码书中的一篇《青石小巷》，伴随着优美的音乐，聆听那醉人的美文，一天的疲惫不翼而飞：“站在小巷中央，默默沐浴着雨丝，或者依偎在墙角，静心聆听一页页吹起的尘封记忆。风柔柔地抚摸路边的草木，没有声响。鸟儿栖落在树枝上，静静地梳理新长出沾着水珠的羽毛。一切如此静谧，好似怕惊扰了一个遥远的梦。”

听着，听着，我好像也回到了“我的故乡”。（《地气》，厉彦林著，人民出版社2018年1月出版）

书香茶座

每一位写作者心里大约都有这样一个愿望——为自己的故乡立传。这一次，人们从王方晨的新著《老实街》里，看到了济南。怎样衡量一部作品是否写活了一座城市？标准其实很简单——如果人们在阅读之后不仅对这座城市的历史和风貌有所认知，而且激发了想要进一步了解它的兴趣，甚至产生了对它的感情，那么作者的书写就是非常成功的。

王方晨的《老实街》是别具一格的。他将济南这座城市写得古朴而清新，醇厚而澄澈，恒久而又岁月沧桑物是人非。展现在读者眼前的，不仅有“泉城路南的老实街、旧军门巷、狮子口街、楞棚街、十八拐胡同，还有东边那些个宽厚街、历山顶街、洪字麻街、仓门楼子街、公兴里、武库巷”，作为主要故事背景的老实街上还有“王家大院、张家大院、黄家大院、苗家大院，那些杂货铺、酱菜店、小金店、馍馍房，那些院门，金柱大门、蛮子门、如意门，那些花墙、影壁，涤心泉、屋中泉、墙下泉”，这丰满的市井烟火气，既热闹又不失闲淡雅致。小说中除了社会变迁与历史掌故，还穿插了五花八门的职业和民间手艺，如铁路工、搓澡工、小学校长，以及开杂货铺、竹器店、纸扎店，其中的地方美食更是与人物相得益彰，如编竹匠的女儿喜欢吃的合锦菜，虽然“她店里有合锦菜，苜蓿丝儿、榨菜丝儿、干平菇丝儿、石花菜、菊花瓣儿、花生仁儿、杏仁儿、核桃仁儿、瓜子仁儿、芝麻、黄姜，一样不缺，但没有唐二海家的味道。她走过酱菜店时，自然想起了合锦菜。那种味道，哦，怎么说呢，像是拿鸡汁儿细细炒过的”；再比如擅长说媒的老花头爱吃的黄蘑鸡，“黄蘑鸡非鸡，而胜于鸡。心佛斋素菜选料以豆制品、油皮面筋、山药为主，这黄蘑鸡则以手撕蘑菇过油，鸡的味道完全按配方由中药料调出”。这些地方美食在作者笔下色香味俱全，又与人物的性格和命运紧密相连，不禁使读者心驰神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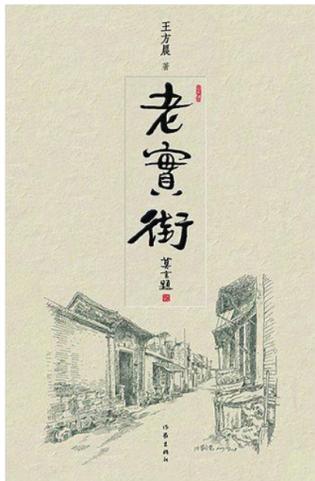
现在的问题是，《老实街》中所描述的充满魅力的济南，有其真实性吗？

之所以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是因为在80年代中期以来的小说创作中，具有写实风格的作品已经越来越少了。王方晨的《老实街》甫一问世，便受到广泛关注，莫言为其题写了书名。但莫言的写作理念与王方晨是有区别的，如果将城市作为表现对象，莫言说过：“这个城市也应该是我自己创造出来的。我想我不应该愚蠢地让北京、上海这些具体的地名出现在我的小说里。我写的城市应该是独一无二的、在地球上从来没有出现过、将来也不可能出现过的”；“我何必去写许多人写过的北京、上海？我自己虚构一座城市就是了。我写了多年的乡村其实早都是一座虚构的乡村”。这样的写作理念确实与《老实街》差别甚大。但艺术创作在很多方面并非只有一个标准，比如鲁迅评价《红楼梦》就曾经赞叹它“正因写实，转成新鲜”。其实这句评语用于《老实街》也是非常恰当的。

对于很多读者而言，读罢《老实街》会忍不住想到这样一个问题：济南真的如作者所写吗？佐证应该很多，从《老残游记》里的“家家泉水，户户垂杨”到老舍先生笔下温柔可爱的济南的冬天，但我认为最能与《老实街》相呼应的是沈从文先生对济南的理解与喜爱：“济南给从北京来人印象极深的是洁净。街道又干净，又清静”；“济南住家才真像住家，和苏州差不多，静得很。如这么做事，大致一天可敌两天。有些人家门里边花木青青的，干净得无一点尘土，墙边都长了霉苔，可以从这里知道许多人的生活一定相当静寂，不大受社会变化的风暴播撼。”看到这样的句子，会忍不住惊讶，这不正是《老实街》中所描绘的那样吗？“老实街是老济南的心脏，青砖黛瓦，那些屋脊，山墙，影壁，斗拱，挂落，哪一样都让人看不够，哪一样都有讲究”；尤其是阿基米德兄弟俩居住的院落“朴素得像件旧衣，洗了多少水，真是不起眼。院里有什么，倒有人窥探过。能看到一架紫藤，生得极繁茂。这怎么叫窥探？越过墙头，也能看到。每逢春夏之交，紫藤怒放，堆在院墙之上，好像云山崩落。除了这架紫藤，就是藤下一个石桌和两个石墩。两个石墩，好嘛，兄弟俩一人坐一个。一桌，双墩，双人，空得很”。王方晨笔下的超凡脱俗的人间仙境原来是真实存在的。

这种非常“老实”的写法在80年代中期以来的当代小说创作中已经非常常见了。扎实、接地气，但又充满了如水的灵动之气，其间跳跃着深邃莹润的心灵，如幻如诗的想象，是一部写实与虚构结合得非常完美的新颖之作。

（《老实街》，王方晨著，作家出版社2018年5月出版）



《老实街》：生活之「实」与艺术之「虚」

□张晓峰

开卷絮语

追寻并弘扬新时期大学生的文学精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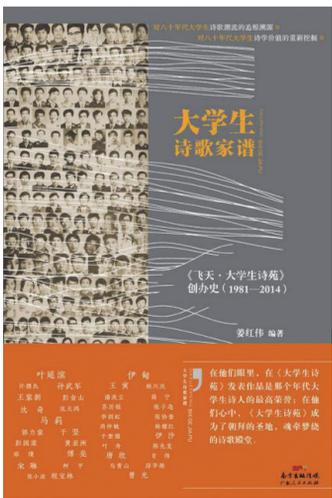
——评姜红伟《大学生诗歌家谱》

□陈德宏

“大学生诗苑”是甘肃的文学期刊《飞天》于1981年2月创办的一个栏目，截至2014年2月，33年来，共编辑出版了212期，发表了全国462所高校的2003名大学生诗人创作的诗歌4338首……《大学生诗歌家谱》书写的正是“一部诗人辈出、佳作纷呈、影响深远、意义重大、史无前例、载入史册的‘大学生诗苑’创办史”！

开宗明义，姜红伟在阐述“大学生诗苑”的贡献、意义及影响时做了全面而精辟的评价。他说：“大学生诗苑”是中国新时期诗歌史上创办时间最长久、培养诗人最众多、社会反响最广泛、赞誉名声最响亮、读者受众最广泛的名牌诗歌栏目。它的创办，是中国80年代诗歌史、期刊史、文学史乃至文化史上的重要事件，不但为甘肃新时期诗歌的兴盛发现和培养了众多优秀诗人，而且引领了80年代新诗潮，掀起了一场空前绝后的80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并最终为第三代诗人的崛起输送了大批骨干力量，为中国当代文坛培养了大批卓有成效的诗人、作家、评论家和其他各个领域杰出人才，其影响之深远、意义之重大、价值之卓越、贡献之突出，形成了一种空前绝后的“大学生诗苑现象”。因此，该栏目被大家公认为“中国新时期校园诗歌的奠基和滥觞”……

我曾用“狗撵兔子”来比喻文学期刊编辑的工作状态——一刊物刚刚发稿，可以长出一口气了，可这口气尚未出完，下一期发稿的日期已迫近了……只顾耕耘不问收获，便成为我们这类编辑的常态。不过，如今静下心来读姜红伟的



《大学生诗歌家谱》，倒是有了几多感悟。

首先，文学是时代的产物，只有顺应时代，跃动着时代精神，才能顺势而为，乘势而上，发展壮大，形成影响深远的潮流。上世纪70年代末开启的新时期，荒废了十多年的高校开始招生，累积了十多届的高中、初中毕业生中的有志者，通

过考试涌进了高校，他们除了如饥似渴地读书外，也开始了关于社会、历史、人生、命运的思考……而思考的所得所感呢，便产生了强烈的倾诉欲望，而倾诉最便捷最有效最容易运用的文学形式就是诗歌。正当这股青春诗潮在莘莘学子胸中涌动之时，《飞天·大学生诗苑》适时地于1981年2月创刊。

改革开放的春风催生了《飞天·大学生诗苑》，而《飞天·大学生诗苑》自然就变成了莘莘学子们放飞诗歌梦想的平台。她开创了一个诗歌的新时代，同时也融入了这个伟大时代，成为了改革开放时代精神的华彩乐章。

其次，文学是神圣的事业，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需要开创，更需要坚守。就开创而言，1981年的《飞天》已积累了创办“大学生诗苑”的历史及现实的“土壤”条件。李季、闻捷二位大诗人1958年来甘，成立了甘肃作家协会并分别担任主席、副主席，同时兼任文学期刊《红旗手》（《飞天》的前身）的主编、副主编。诗人办刊，自然突出了诗歌特色，并且成为了《飞天》的传统——诗歌至今仍被誉为《飞天》的“拳头产品”。办出诗歌特色，自然需要诗歌编辑，至1981年，《飞天》除主编杨文林、副主编段致是诗人外，先后加入的诗人编辑还有辛田、诗日新、李云鹏、何来、张书绅、老乡……也就是说，诗人编辑名副其实地占了编辑部的半壁江山。因此在编辑部，关注诗歌创作、关注诗歌潮流已蔚然成风。正是在这种浓厚的诗歌氛围中，诗歌编辑亦是诗人的张书绅敏锐地发现了诗歌来

稿中大学生的诗作所占比例日增，这些稿件虽显稚嫩，但充满了青年人的朝气，跃动着时代气息，负载着他们的理想与情感。于是他萌生了办一个专门发大学生诗歌栏目的构想——这便是“大学生诗苑”的缘起。张书绅的构想得到了编辑部同仁的一致认同，从构想的提出到主编杨文林拍板，再到此栏目的开办，一共只有20天……

“大学生诗苑”的创办，不仅受到大学生的欢迎，而且受到了文学界、特别是诗界的高度评价。诗歌理论家谢冕、孙克恒，老诗人公刘等纷纷撰文推介褒奖。

创办不易，坚守亦不易。“大学生诗苑”创办至今近40年了（《大学生诗歌家谱》为了成书的需要只截取了33年）。这期间，主编换了四任，编辑也从“30后”、“40后”延伸到了70后、80后……许多栏目都“与时俱进”了，唯有“大学生诗苑”历经风雨坎坷仍在“丛中笑”。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源自上世纪80年代的大学生诗歌情缘至今不绝如缕，这说明办刊人的执著与坚守——矢志不渝，薪火相传，咬定青山不放松……

再次，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事在人为。姜红伟的《大学生诗歌家谱》从头至尾都在告诉你“飞天·大学生诗苑”的成功离不开一个人，这个人就是诗人编辑张书绅，他是这个栏目的首倡者、奠基者、开创者、开拓者。书中，随处都能看到他的身影，感受到他对诗歌由挚爱而神圣而敬畏而虔诚而付出而奉献的高尚情怀……在访谈及文章

中，有人回忆他对稿件不用退还，退则附有意见；有人见证了他上班时处理不完的诗稿，下班后成包包地带回家中加班加点“开夜车”；有人回忆，他把对诗稿的修改意见用铅笔写在诗行的旁边，一是便于作者对照体会，二是作者若要另投其他报刊，将其轻轻擦掉，免其重新誊写……细节透露真实，真实愈加感人！

对人生而言，付出、奉献与亏欠、牺牲是硬币的正反两面，张书绅明乎此理，却无怨无悔。首先亏欠、牺牲的是自己的创作。上世纪60年代初，张书绅凭着自己的创作实力，已成为甘肃为数不多的能在全国“亮相”的诗坛新秀；他满怀文学梦想参加了1965年的全国“青创会”，可命运安排他为他人做嫁衣。他穷其一生只出了一本书——就是那本他生前自己编好病重付梓、去世后由他儿子分送文友同事的《张书绅诗文集》。据说还有一本《张书绅新诗300首》，是他退休后十多年为圆未竟的文学梦，支撑着病体，青灯伏案呕心沥血的“收官”之作，至今仍存于他的电脑里。其次，亏欠牺牲的是自己的健康。由于长期超负荷工作，其身体一直处于亚健康状态，至于亏欠妻子、孩子、家庭的，就不必细说了……

“平凡而伟大的编辑”，真的是实至名归。《大学生诗歌家谱》看起来是在写《飞天》的一个诗歌栏目“大学生诗苑”的创办史，实际上追寻并弘扬的是新时期大学生的文学精神！（《大学生诗歌家谱》姜红伟著，广东人民出版社，2017年10月出版）